

凤歌
著

大结局

昆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昆仑

大结局

凤歌
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·大结局 / 凤歌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411-5140-8

I . ① 昆… II . ① 凤… III . ①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3408 号

KUN LUN DA JIE JU

昆仑·大结局

凤歌 著

责任编辑 邓 敏
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66mm × 235mm 开 本 16 开

印 张 18.5 字 数 270 千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40-8
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目 | 录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◇ 同圆同缺 | 159 | 第七章 ◇ 故人相逢 |
| 031 | 第二章 ◇ 谁生谁死 | 179 | 第八章 ◇ 黄河九曲 |
| 053 | 第三章 ◇ 众叛亲离 | 199 | 第九章 ◇ 龙奔万里 |
| 083 | 第四章 ◇ 浊世滔滔 | 221 | 第十章 ◇ 和谐之道 |
| 105 | 第五章 ◇ 大哉昆仑 | 249 | 第十一章 ◇ 一剑横天 |
| 131 | 第六章 ◇ 人命至重 | 271 | 第十二章 ◇ 月照大江 |

同圆同缺

梁萧觉背后风起，一反手将来人手腕扣住，但觉来人并无武功，忙又放手。回头看去，那人黑须及胸，面庞瘦削，不由吃惊道：“郭大人？”花晓霜、花生见他与人说话，便也各自止步。

来人正是郭守敬，不待梁萧多言，忙扯住他笑道：“王老弟，你我缘分不浅，虽一别多年，竟在这里遇上。”然后一边说话，一边拉住梁萧向后。梁萧听他称呼自己“王老弟”，心中十分纳闷。

郭守敬虽面上含笑，眼神却游移不定，来到一辆马车后面，他左右瞧瞧才低声说：“梁大人，你胆也忒大了！这城中的守卫大多是你南征时的旧部，十个里有八个都认识你，你贸然入城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梁萧微微动容，叹道：“也罢，好歹我已进城了！”郭守敬紧握他手，笑道：“当日只听说梁大人身故，郭某恨不能以身相代，却不料是谣言。今日遇上，怎能轻易放你过去？”梁萧苦笑道：“郭大人你可把我闹糊涂了，不放我走，难道要拿我见官不成？”郭守敬作愠色道：“你把郭某人当什么人？你坐我的马车，我送你入城，你即便要走也得先去我府里盘桓几天。”梁萧道：“梁某乃大罪之人，只怕会连累足下。”郭守敬摆手道：“你我以

学论交，不比他人，梁大人若再要推辞，那就是瞧我不起了。”

梁萧心中一暖，便不再推辞。郭守敬转身叫来马车，他原本是携眷出游，便命妻妾合乘，腾出一辆马车给梁萧。梁萧抱着赵曷与花晓霜同坐，郭守敬又让家仆接下花生的行李，还牵来一头毛驴与他代步。

马车经过城门，畅行无阻，花晓霜悄声道：“萧哥哥，你这位朋友是谁？”梁萧将郭守敬的来历说了。花晓霜恍然道：“原来是他！”梁萧怪道：“你认识他？”花晓霜道：“我听奶奶说过，这位郭大人原是紫金山一脉刘秉忠的弟子。刘秉忠精通水利星算之法，有经天纬地之术。奶奶说过，论学问他本不差，只可惜他却辅佐蒙古皇帝，于大节有亏，故而大家都瞧不起他。”

梁萧沉默半晌，忽道：“晓霜，郭大人也为蒙古人出力，你会不会瞧不起他？”花晓霜一愣。梁萧又道，“郭大人不仅治河修桥，还修订历法，尽力为天下百姓做事。若能如此，在蒙在汉又有何分别？”花晓霜想了想，笑道：“我懂了，这就叫‘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’！”

梁萧皱眉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花晓霜道：“这是孟子赞柳下惠说的话，说他不以侍奉恶毒的君主为耻辱，不因官职卑贱而推辞，做官必定竭尽全力但绝不改变操守。”梁萧叹道：“不变操守，难免吃亏。”花晓霜道：“是啊，所以孟子又说他‘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’，遭到遗弃却不怨恨，身处困窘而不发愁。”梁萧默然地点头。

又顷抵达郭府，是夜，郭守敬设宴相待。须臾饭饱，他安排厢房供晓霜、花生歇息，便自将梁萧引至书房，又着童子烹茶，相叙别情。片刻茶沸，郭守敬便屏开仆童道：“梁大人，自你反出南征大军后，圣上雷霆震怒，三日都没有临朝。伯颜大人也几乎获罪，幸得群臣力保，方才脱身。”

梁萧捧茶不语，郭守敬叹息一阵，又说：“不过，你那部将土土哈、李庭好生厉害。和林一战，他二人大破西方诸王夺回成吉思汗的武帐，生擒蒙哥之子昔里吉；继而讨伐东方诸王又获全胜，军功赫赫，威震朝野……”梁萧搁下茶碗，道：“郭大人，这些事不要再提了。”郭守敬知他心意，叹道：“也罢，不谈国事。”便起身抱过一堆卷宗，“梁大人还记得我在扬州说过的话吗？这些卷宗，都是各地

官吏辛苦测来的天文数据，但非大人神算不能厘定！”

梁萧翻看卷宗，随口问道：“历法的名字定了吗？”郭守敬道：“圣上有言：‘海内一统，天授其时’，故名《授时历》。”梁萧叹道：“说来好听，哪儿有什么天授其时，若没有尸山血海，哪儿有他孛儿只斤的天下？”郭守敬笑笑不语。梁萧也不愿多说，便铺开草笺对着灯烛援笔推算，郭守敬则在一旁运筹，两人算至二更天方才各自歇息。

从此以后，梁萧在郭府隐而不出，潜心修订历法，郭守敬辟出一间小轩与他居住，并另派心腹照应。郭守敬长年治水观星，耽于学问，平日最喜谈天论地、运筹算数，只苦于少有知己。因此梁萧一来，令他欣喜若狂，白日主持天文测量，时辰一到便匆匆回府与梁萧制作仪器、推算历法。二人志趣相近，言语投机，说到要紧处，须臾都不忍分离。郭守敬索性又在轩中支起一榻与梁萧联床夜话。这么一来，一干妻妾独守空房，不免有些怨言。

半月时光一晃即过，花晓霜闲来无事，白日助梁萧推算历法，夜里就挑灯研读《神农典》。以往风尘困顿难得有此闲暇，如今安顿下来，她终于有时间捧卷细读，令她领悟良多。这一晚，她才将《神农典》四卷读罢，便合卷沉思：“婆婆说得对，用药之道如同武功，以之救人则为药，用之伤人则为毒，是药是毒不在药物，而在医者本心。”她望着烛火，遥想世上疫病横行，自己却闲散度日大违医者良心，想了半夜方才解衣入睡。

次日用罢早饭，花晓霜说道：“萧哥哥，我也闲了大半个月了，今日天气甚好，我想上街设摊与人看病。”梁萧道：“我陪你去。”花晓霜笑道：“那可不成，推演历法是泽被千秋的大事，若耽搁了你，我就是古往今来的大罪人了。我问过府里的嬷嬷，斜对郭府大门有个功德牌坊，算命的、卖果子的都在下面营生，我就去那里，有花生相陪，你大可放心。”梁萧修订历法，算到紧要处不忍放开，又听说只在附近，便应允了。

花生早得了信儿，将针药桌凳收拾妥当后，便身着直缀僧衣站在庭心等候。赵昺青衣小帽，扮作烧火童儿，笑嘻嘻地拉着花生衣角，二人在府里闷得久了，都想上街透一口气。梁萧叮嘱道：“莫要走远，申酉时分我来接应，若有不妥，花生先

来报我。曷儿莫要顽皮乱跑，更别向人说起你的名字……”二人嫌他啰唆，嘴里嘻嘻哈哈地答应，两条腿却早已溜出门去。

出了门，果见一个牌坊，顶上镌着“功高岳穆”四个大字。三人径至坊下支起摊子，插了一个白布标儿，上写“悬壶济世”。待了半晌也不见人来，花晓霜面嫩，不敢学梁萧强拉病人，只好呆呆坐着。花生向她讨过几枚铜钱，领赵曷买果子吃，留下吃剩的枣核儿，两人便趴在地上当作弹子玩耍，一来二去，倒也欢喜。

过得片刻，忽听到远处传来呜呜之声，好似法螺鸣响，跟着便见人群如潮水般涌上街头，再听呼啦啦马蹄声响，数十匹高头大马如风驰来，马上骑士一色的红袍金箍、头陀装扮，手挥长鞭，大声呼叫。人群左右避让，顷刻间就将大街两侧塞满，居中留出两丈宽的一条大道。

花晓霜被人浪一冲早已不辨东西，摊儿又被几个无赖撞翻，好容易收拾妥当，四下一望，却不见了花生与赵曷。她大惊失色，大声唤两人名字，可人声鼎沸，叫声根本传不出去，好容易挤到前排，只见西边数百喇嘛黄衫皂靴，迤迤而来，当先的百人分列两行，羽葆交错，宝瓶生辉；金剑光出，银轮常转。在人群中耸起一头白象，披金挂银，瓔珞宛然，象背上负了一座纯金大轿，四面中空，只顶上挂着珍珠帘子，其中隐约可见一个盘膝静坐的黄袍喇嘛。数百名喇嘛口诵经文，手中的经筒骨碌碌地转个不停。

直至喇嘛去尽，花晓霜也不见二人影子。正暗自焦急，人群中突发一声喊，人们又如潮前涌，花晓霜被人流裹挟，不由自主地穿过长街抵达通衢之地，只见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广场上数万人围着一座莲台，台高三丈，遍饰锦缎，台下方圆数十丈皆铺满波斯地毯，毯上站立千人，有僧有俗，还夹杂着百十名女尼。

白象穿过人群来到台前，伸出长鼻搭在台上。黄袍喇嘛穿帘而出，足踏象鼻，登上高台，只听数万人齐声高呼“八思巴”，叫声此起彼伏，气势如排山倒海。花晓霜省悟到“八思巴”就是这喇嘛的名字，定睛一看，喇嘛双手下按，众皆寂然。八思巴盘膝坐下，双手捏莲花印诀状，朗声道：“今日是我佛生日。”说的竟是汉语，且语声浑厚圆润，颇为动人。花晓霜应声心动，寻思道：“我也忘了，今日乃四月初八，正是释迦诞辰。”她心挂花生二人，没有听经的心思，掉头望去，人山

人海，哪儿有两人的影子。

正觉焦躁，忽听人群中一个洪亮的嗓子笑道：“奇了怪了，太阳怎么成了佛祖的儿子？”人群先是一静，忽又哄地笑了起来。八思巴长眉微耸，转口又说：“今日乃我佛生日。”那人接口又说：“这回佛祖又成了太阳的儿子！嘴是两张皮，怎说都是理。”八思巴双目一张，厉声大喝：“何方妖孽，给我出来！”声如平地惊雷，在偌大的广场回响不绝。人群一寂，再无声息。

这时忽听一个声音道：“娘！”嗓子稚嫩却极清脆。花晓霜听出是赵昺，心头一喜，纵身起来，踩上众人头顶极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小小人影蹿出人群，直奔台下抱住一个女尼。这一下极为突兀，是以众守卫忘了阻拦，而女尼也是惊慌失措，摊开两手。花晓霜认出小孩儿正是赵昺，大吃一惊，踩着众人头顶一路直奔过去。

女尼呆了呆，忽地捧住赵昺脸儿，颤声道：“你是昺儿？”赵昺泣不成声，只是点头。女尼又道：“你……你还活着？”这女尼正是赵昺的生母全太后，临安投降以后，大宋皇族被押北还。忽必烈为绝后患，命谢太后、全太后以及宋帝赵显剃度为僧尼，随同剃度的宫人数以百计。今值释迦诞辰，帝师八思巴当众讲经，全太后等人奉命出行，不料却遇上这个幼子。她早先听说崖山一役后，赵昺被陆秀夫背负投海，伤心至极，此时乍然相逢不觉惊喜交集，一把将他搂住，眼泪一串串滴落下来。

赵昺逃出临安以后，头一回遇上亲人，哭了一阵，抹泪道：“娘，昺儿没死，昺儿好想你……”举目望去，又瞧见谢太后与兄长赵显，不由喜道：“奶奶、哥哥。”不料那二人望着他却如见蛇蝎，脸色煞白，齐退一步。谢太后厉声道：“哪来的野孩儿？快走开！”赵显伸手要将全后与赵昺分开，全后急道：“他是昺儿……”谢太后怒道：“他不是昺儿，昺儿已经死了！”这时蒙古王公皆是一片哗然。八思巴也转过目光来看是发生何事。

赵显发急了，抓住赵昺狠狠一掀，赵昺被摔倒在地，大哭起来。全后欲要上前却被谢太后死命拉住。两名守卫抢上前来，分别抓住赵昺手臂，宋廷众人无不失色，却无一人敢上前。忽见人影骤闪，花晓霜与花生左右奔到，四名守卫挺矛上前，花生双手一拨在四杆长矛上面，众守卫齐声惨叫，左右跌出。花生立即扑到赵

昂身前，两名守卫欲要阻他，却被他连环两脚踢成滚地葫芦。

花生拉起赵昂，咕哝道：“你真淘气，梁萧知道了，一定怪俺。”赵昂伤心至极也不理他，只是大哭。花生眼瞅见十余个元兵恶狠狠地扑上来，忙将赵昂往花晓霜怀里一塞，夺过一杆长矛格住众人刀枪，神力所至，众元军虎口尽裂，刀枪叮叮当当掉了一地。

花晓霜抱起赵昂直奔人群，忽觉劲风飒飒裹着热浪滚来。花晓霜挥掌一格，却只觉耳鸣眼花，一颗心几乎跳了出来。定睛望去，前方立着一个年老的喇嘛，高大枯瘦，皱纹满面，灰眉修长，压着一双凹目，目光如冷电般森森投了过来。花晓霜被他看得心头发紧，便展开“风袖云掌”，举步向前。

那喇嘛见她掌法精妙微露讶色，袈裟无风而动高高鼓起，花晓霜只觉热风扑面，肌肤如受火炙，当即纵身跃起，挥掌拍向喇嘛肩头。老喇嘛见她能挡住自己一拂，越发惊讶，却不知花晓霜乃天生九阴之体，遇上纯阴内力势必受害，若纯阳功夫上身，就好比火星溅水，自然化去了。

老喇嘛让过来掌，枯手如电抓出，扣住花晓霜的手腕。花晓霜只觉那爪子灼热难当，好似烧红的火钳，情急间使出九阴掌，将一股阴力送了过去。老喇嘛长眉一挑，心想：“汉人女娃儿的内劲好不古怪，若非老衲已将‘大圆满心髓’练到九成，几乎要被她伤了。”当即怒哼一声，运功将“九阴毒”化去，同时掌中加劲，花晓霜吃疼，不由叫嚷了起来。

花生回头望见这一幕，撇开一众护卫，将手中长矛挺出，向那老喇嘛手腕刺去。忽地眼前发花，只见前方出现了一个大胖喇嘛，肥脸上笑嘻嘻的，已信手将铁矛捉在手里，只一搓，精钢矛杆便短了一截，细细的铁屑自他指间落下。花生一惊，又用力疾送，但胖喇嘛双手如风，一眨眼，竟将双手搓到他右手边上。花生无奈，撒手后跃。胖喇嘛又嘻嘻一笑，将铁矛一搓，搓出两把铁沙后撒在半空，叽里咕噜地说了句话，只见瘦喇嘛忽地挥掌，只听见呼的一声怪响，满天铁沙尽数熔化，化作千百点暗红火星向花生迎面射出。

花生眼见不对，使出“一合身”相，化拳为掌拍向火星，不料胖喇嘛后发先至又拍一掌，那火星本已含有瘦喇嘛的内劲，又被胖喇嘛的阴柔掌力裹挟，无异于两

个喇嘛联手一击，一如劲矢利箭，哧哧哧地穿透“大金刚神力”。

花生惊得魂飞魄散，正要束手待毙，忽觉一道大力从旁涌来，千百火星好似撞上无形壁障坠入波斯地毯，升起缕缕青烟。

花生掉头望去，忽地喜上眉梢，叫声“师父”。花晓霜应声望去，只见远处站了一个白眉白须的高大和尚，手持一根乌木棒。老和尚听见叫喊，白眉一拧，还没说话，花生就一个虎扑将他大腿抱住，咧嘴哭道：“师父，你上哪儿去了，不要俺了吗？”九如怒道：“放手，成何体统？”花生道：“俺一放手，你又跑了。”九如眼珠一转，笑道：“乖徒弟，你把手放开，为师一言九鼎，这回一定不跑。”花生道：“你一言九鼎，待会儿又抱九个鼎来哄俺？”九如不料数月不见，小和尚已精明许多，惊怒交迸，前端后踢想要将他甩开，怎料花生死抱不放，浑似铸在九如腿上一根。围观众人见此情形，先是惊奇，继而哄笑。众护卫正要上前擒拿，忽听那胖喇嘛用蒙古话道：“不得妄动。”因他身份贵重，护卫应声止步。

九如忽地伸手拿住花生背心，花生浑身一热，双手便登时松开。九如将他丢在旁边，乌木棒一顿，哈哈笑道：“狮心、龙牙，吐蕃人说话都是放屁吗？”枯瘦喇嘛正色道：“老衲从不放屁！”九如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你从不放屁，全都憋在肚里。”旁人都笑起来，众喇嘛皆面有怒容。胖喇嘛冷声道：“九如和尚，你不要骂人。”九如笑道：“那好，咱们约好了什么时候？”胖喇嘛冷笑道：“明天早上。”九如道：“说好是明天，怎的今天你们就来欺负和尚的徒弟？”胖喇嘛一怔，皱眉道：“他是你徒弟？”又冷哼一声，挥手道，“好，你们走，明天一块儿来。”九如笑道：“爽快，女人小孩我也一并带走啦！”瘦喇嘛道：“不成，他们身份古怪，不能走。”

九如哈哈大笑，声若洪钟，乌木棒嗖地伸出刺向瘦喇嘛的眉心。瘦喇嘛识得厉害，于是低头疾退。九如棒子刺到半空，突然转折，又扫向胖喇嘛。胖喇嘛抵挡不及，噌噌噌地倒退丈余。瘦喇嘛见他转攻同伴，心下稍定，却不防九如招式未足，嗖的一声又反手刺来，瘦喇嘛心头恼怒：“当我害怕吗？”便运足神功来捉九如棒头。

就在这时，人群中忽地蹿起一人，形若大鸟落到瘦喇嘛身后，挥掌飘然击他

背心，瘦喇嘛心头一凛，当即圈回掌势抵挡来人，不想那人本是虚招，手掌斜出扣住他捉拿花晓霜的手腕。瘦喇嘛只觉一股洪大内劲顺着腕脉直蹿上来，手掌登时松脱，于是那人大袖一拂，将花晓霜轻轻揽了过去。

瘦喇嘛又惊又怒，正要发劲挣脱，忽觉心口微闷，原来是被九如一棒抵住。胖喇嘛救援不及，眼睁睁瞧着两人联手制住瘦喇嘛，又见后来那人身穿青袍，戴了一个青面獠牙的修罗面具，不由厉声大喝：“九如和尚，你埋伏帮手，暗算伤人吗？”众护卫呼啦一下围上来，还未动手，忽听八思巴幽幽开口：“今日佛诞之日，不宜大动干戈，且让他们去吧。”九如笑道：“大活佛说话必然算数。”便撤了木棒，青袍客也将瘦喇嘛手腕放开。

瘦喇嘛脸色铁青，反身走了两步，忽地锐喝道：“你也吃我一下！”便双掌一抡，只见滚滚热浪涌出。青袍客不闪不避，只挥掌画了一个半圆，两人掌力相撞，瘦喇嘛只觉对方的掌力如怒涛迭起，一浪高过一浪，陡然立身不住，倒退两步。青袍客只一晃，就稳稳站住。

瘦喇嘛吐出胸中一口浊气，心中骇然不已，瞠目叫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留下名来。”青袍客却不作声，只一挥袖，挽着花晓霜径直离开。九如正要转身离去，忽听八思巴道：“明日卯时，吾辈在大天王寺恭候佛驾。”九如哈哈一笑，便带花生穿过人群，快步走出一程。看见那青袍客与晓霜并肩而行，笑道：“梁萧，站住！”青袍客转身作揖，说道：“九如大师，今日之事，梁某感激不尽。”九如道：“你戴这劳什子唬谁？”伸手就抓他脸上的面具，梁萧中指微曲，拂向他小臂诸穴，口中道：“大师别开玩笑，我戴这东西，自有难言苦衷。”几句话工夫，两人一进一退，竟拆了七八招之多，九如抓不下他的面具，梁萧也脱不出他的五指。

听他说完，九如住手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因为你反出元营了？”梁萧奇道：“大师也知道？”九如双眼一翻，冷笑道：“我见过楚仙流，听他说起过。若非如此，和尚非打烂你屁股不可。”梁萧默然不语。九如摆手道：“此事搁下，先找有酒有肉的地方再说。”花生笑道：“好啊好啊！”九如瞪他一眼，道：“好你个头！”梁萧道：“不如去郭大人府上。”九如道：“不管什么大人小人的府上，和尚都不去，和尚自有和尚的去处。”梁萧知他清高自诩，于是只得依从。

九如当先引路，花晓霜问道：“萧哥哥，你不编历法来这儿干吗？”梁萧微微有气，冷冷道：“编什么劳什子的历法？捅出这么大的娄子，若非九如大师及时出手，看你怎么收场！”花晓霜抿嘴一笑，抚他脸上的面具道：“这面具哪儿来的，怪吓人的。”梁萧随口道：“街上顺手拿的！”花晓霜笑道：“早知道，也给我拿一个。”梁萧白她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一女孩儿家，戴这丑怪面具做什么？观音菩萨你戴着才好看。下回遇上，我给你买一个。”花晓霜听了这话，心知他怒气已平，于是淡淡一笑，不再多言。

众人跟着九如，七绕八绕地钻进一个小巷，尽头处是一座破旧小庙，庙内的神像只剩一堆泥土，门前坐了个老者，扎道士髻，穿和尚袍，白发稀疏，皱纹满面，众人到时，他正靠在门框上打盹。

九如伸棒将老者敲醒，笑道：“朱余老，来客人啦！”朱余老睁开浑浊的眸子也不说话，只向众人咧嘴笑笑，露出寥寥几枚牙齿，而后拄了拐杖，向巷外慢慢走去。众人见他扎道髻，穿僧袍，却有个俗家姓氏，不伦不类，顿感好奇，目送他去远才逡进神像后的一进小院。庭院正中有一株粗大榆树，亭亭如盖，两侧却是厢房。

九如笑道：“坐，坐，不须客气。”梁萧摘下面具道：“大师就住这里？”九如道：“不错。”花晓霜忍不住道：“大师，那位朱老先生当真……当真有些奇怪！”九如笑道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？他本是道士，朱余老是他的俗家姓氏，后来八思巴与全真教御前斗法，全真教输了个精光，从掌教护法到看茶的小厮都被按在地上剃了光头，普天下的道观十个有六个变成了喇嘛庙。这儿本也是道观，道士们害怕，便一哄散了。朱余老年纪大跑不掉，只得穿了袈裟做和尚。不想刚做几天，就有市井泼皮欺他老弱要强占寺院。幸被和尚遇上，管上一管，但这朱余老病弱不堪，庙中又无香火，和尚就让他还俗，将庙产租赁出去，稍稍课些钱米度日。”

花晓霜动容道：“大师你这么做岂不亵渎了神佛？”九如瞅她一眼，冷笑不语。梁萧深知这和尚藐睨俗法，不可以常理度之，便道：“晓霜，朱余老年老体弱，若不这样打理，岂不生生饿死了？佛法乃济世之道，但若不能济小，焉能济大？”九如拍手笑道：“好个不能济小，焉能济大，这话说到和尚心里去了。”梁萧笑笑，问道：“大师可与那些喇嘛认识？”九如笑道：“和尚的拳头倒是认识好

几个。”

梁萧正要细问，却见朱余老提了个大竹篮进来。人还未到，酒气肉香便扑鼻而来，花生口涎直流，跳将过去，撕下一只鸡腿便吃。九如被他占了先，不禁怒道：“没大没小，岂有此理！”挥棒便打，花生一不留神，屁股挨了一记，跟着又被绊了个跟头，但他嘴里依旧狼吞虎咽，片刻不停，等到翻身爬起时，手中只剩了一根光溜溜的鸡骨，他还未解馋，又将鸡骨头舔了一遍，圆眼盯着竹篮骨碌碌乱转。

梁萧赞道：“小和尚这挨着打吃肉的本事一看就是打小练出来的，佩服佩服。”九如哼了一声，朱余老呵呵直笑，将酒肉果子摆上桌案，拄了拐杖，又去门口打盹。

吃喝半晌，梁萧复提起前问，九如笑道：“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就是我在山东时遇上几个喇嘛强抢民女，来参什么欢喜禅……”花晓霜奇道：“什么叫作欢喜禅？”九如道：“你女孩儿家，这种事不知也罢。”花晓霜见他神态诙谐，隐约明白事关羞耻，一时满面通红，不敢再问。

九如瞅她一眼，忽地笑道：“奇怪，公羊羽猖狂半世，怎么生了这么个扭扭捏捏的小孙女？”花晓霜瞪眼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爷爷？”九如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？你方才跟龙牙上人对敌，用了花家秘传的‘风袖云掌’，公羊羽是花家的赘婿，瞧你这年纪，若不是公羊羽的孙女，难道是他女儿？倘若如此，那公羊羽老蚌生红珠，未免惊世骇俗……”梁萧听老和尚越说越不堪，忙岔开话道：“九如大师，这么说，那位瘦喇嘛便是龙牙上人了，他的掌力有点儿门道。”

九如笑笑说道：“那厮的‘大圆满心髓’有七成火候，一手‘茶灭神掌’也算不弱。可说到厉害，他师弟狮心法王的‘慈悲广度佛母神功’以柔克刚，更胜一筹。”梁萧道：“狮心就是那个胖大喇嘛吗？大师与他交过手？”九如笑道：“方才说了，我在山东遇上的那群喇嘛就是他俩的徒子徒孙。原本和合双修也无不可，但也须两相情愿才是。那帮臭喇嘛借修行之名，行奸淫之实，可恶至极，和尚看不过眼，一把火将那鸟寺烧了，又顺手把那群臭喇嘛一并废了武功，剥光衣裤，悬在泰州城门上吊了一夜……”

梁萧拍手赞道：“快哉，当为此事浮一大白。”花晓霜瞧着二人，心道：“花

生老实巴交，他师父却和萧哥哥一般胡闹。人说物以类聚，有时也大谬不然。唉，真奇怪，天下那么多老实人，我怎么就独独喜爱萧哥哥呢？”念起女儿家的心事，不觉轻轻叹了口气。

九如与梁萧干了一杯，说道：“说起来，此事本也寻常。但龙牙、狮心却认为丢了莫大的面子，千里迢迢来山东寻和尚的晦气。不过，那时候和尚正被一个大对头痴缠，东窜西逃，片刻不得安枕，也实在无暇与他们纠缠，便露了一手功夫望其知难而退。他二人见了，也知奈何不了和尚，便说密宗之中还有能胜过他二人的高手，要我于明日卯时到大天王寺一会。和尚当时被那对头追得急了，无暇多说却也不甘示弱，随口便应承下来。但直到本月上旬，和尚才摆脱那个对头，来到大都却又巧遇你们。”

梁萧动容道：“当今之世，有谁能将大师逼成这样？”九如笑道：“话不可这样说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何况那厮强在缠夹不清，和尚却是不耐久战，硬拼下去不免两败俱伤，是以还是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为上。”

梁萧见他不说，也不好追问。片刻酒过三巡，梁萧见赵昺闷闷不乐，果子肉食一箸未动，便问：“昺儿，不开心吗？”赵昺眼眶一红，轻声道：“娘做了和尚，奶奶、哥哥也不认我啦！”梁萧想起他身世凄惨与自己大有干系，心中愧疚，唯有抚着他的头，长叹一口气。

赵昺忽地牵他衣角，说道：“叔叔，若能再见娘就好了，昺儿有许多话想要与她说。”梁萧道：“那有何难？我送你去见她便是。”赵昺喜道：“真的？”梁萧笑道：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赵昺这才眉开眼笑，跳了起来。九如浓眉一挑，忽道：“梁萧，你可知宋室遗族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梁萧笑道：“大师若知道，还望指点一二。”九如捋须道：“和尚为明日之事打算，曾去大天王寺踩过一回盘子，怎料却误打误撞，进了囚禁宋朝后妃的无色庵。”

梁萧动容道：“两座寺院挨在一处吗？”九如道：“相距不过百步。那无色庵地方不大却毗邻禁军大营，守备兵马成千上万，很难接近，当时和尚若稍一大意就会被人察觉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若时机凑巧也非无机可乘。明日之会，八思巴约斗和尚，公平起见，不愿官府介入，便传下法旨，明日凌晨，

撤去大天王寺左近禁军。如此一来，无色庵的守备势必削弱，你不妨相机潜入。不过，依和尚所见，还是小心为妙，宋室诸人其心不一，有些人只想自保，可未必顾念什么祖孙之情、兄弟之义。若凭你梁萧一人的本事，本也不用怕他，但这小娃儿娇嫩贵气，可经不起什么折腾。”

梁萧沉思半晌，对花晓霜道：“不知《神农典》中，可有什么迷药能将几百人同时迷倒？”花晓霜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迷昏千百人的方子是没有的，但有一个‘神仙倒’的方子，若顺风施为，能够一下子迷昏十多人。”梁萧笑道：“那也够了，大不了多用几回。”九如笑道：“善哉，此法不伤人命，实为美事。和尚左右要去那大天王寺厮混，顺道陪你走一遭吧。”梁萧大喜，拉起赵昺施礼道：“若承大师相助，必定万无一失。”

商议已定，九如便将花生拎到一旁考较功夫。梁萧与花晓霜则去张罗药物，配成数剂“神仙倒”。这“神仙倒”不只是仅有药物，还有相应机关一具，名叫“龙吐水”，这机关细长如管，藏在肘间，用时只需牵动机关就有药丸射出，化作无色烟雾。梁萧制成两具“龙吐水”，自备一具，另一具分给花晓霜防身。

将近丑时，一行人抵近无色庵，果见守卫森严。梁萧放出一发“神仙倒”，迷倒了几个守卫士卒，而后众人越墙而入，穿过两道月门，但见前方庵房无数，大多都漆黑无光。梁萧觉出花晓霜掌心渗汗，低声问道：“害怕吗？”花晓霜笑道：“有你在，我便不怕。”二人相视一笑，双手握得更紧，忽听九如笑道：“和尚守在这里，省得你俩卿卿我我，平白教坏了我徒弟。”

两人面皮发烫，花晓霜低声道：“萧哥哥，房屋这么多，怎知人在哪里？”梁萧道：“让昺儿一叫便知。”花晓霜急道：“不成，会惹来官兵。”梁萧笑道：“你也太胆小了，我有‘神仙倒’，怕他做什么？”花晓霜道：“还是稳妥些好，寻个人问问。”梁萧自知她谨小慎微，不肯多生事端，于是笑了笑，举目望去，一盏孤灯如豆，在黑暗中分外清晰，当下背起赵昺纵到屋前，却见昏黄的窗纸上投下一个女子的情影。

女子手挥目送正在弄琴，琴韵低回流转，女子应弦和道：“太液芙蓉，浑不似，旧时颜色。曾记得，春风雨露，玉楼金阙。名播兰馨妃后里，晕潮莲脸君

王侧。忽一声鼙鼓揭天来，繁华歇，龙虎散，风云灭。千古恨，凭谁说？对山河百二，泪盈襟血。驿馆夜惊尘土梦，宫车晓碾关山月。问姮娥，于我肯从容，同圆缺……”歌声欲扬还抑，似在竭力压制心中的痛苦，偶尔曲断歌歇，但一缕愁思仍是悠悠不绝。

梁萧听罢这曲，触动心怀，一时忘了破门而入，忽觉赵昺身子发抖，颤声道：“蕙姑，是你吗？”屋内响起一声低呼，两扇门吱呀一声敞开，走出一个缁衣素面、眉目如画的女道士，双颊上尚自挂着泪珠。

赵昺从梁萧背上跳下来，喜道：“蕙姑，真是你呀？”那女子身子一晃，伸手扶住门框，颤声道：“殿下……”原来，这女子姓王名清蕙，本是南宋宫女，才慧过人，赵昺幼时从她学文识字，此番历劫重逢，二人百感交集，搂在一处，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
赵昺哭了一阵，忽想起此行目的，问道：“蕙姑，母后呢？”王清蕙拭去眼泪，强笑道：“太后正念你呢，我带你去见她。”目光一转落到梁萧身上，梁萧见她神色疑惑，叹道：“昺儿你随她去吧！”赵昺急道：“你不去吗？”梁萧摇头道：“我在这儿等你。”赵昺只得任王清蕙拉着，向东走去。不多时，便见东边一间厢房亮了起来。

梁萧望着灯火，胸中一痛：“昺儿找到母亲，但我的母亲又在哪儿？我……我浑浑噩噩这么久，却连她身在何方也不知道。”他靠坐在假山石上，望着满天星斗发愣。花晓霜见他一派颓丧，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萧哥哥，你想到不开心的事了吗？”梁萧微微摇头，花晓霜偎进他怀里，叹道：“萧哥哥，我瞧你眼神就知道你不快活！”

梁萧微微苦笑，正欲说话，忽听远处传来一声怪笑，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老秃驴，不要逃，我看见你啦。”梁萧一惊：“这怪人怎么来了？”当即扬声叫道：“释岛主？”那人咦了一声，道：“谁叫老子？”梁萧听他口气，似乎清醒许多，笑道：“释岛主，你连陪你治病的小朋友也不记得了？”释天风略一沉默，忽又哈哈笑道：“想起来了，陪我打架的小子吗？好啊，待我揪住这老秃驴再来与你叙旧。”